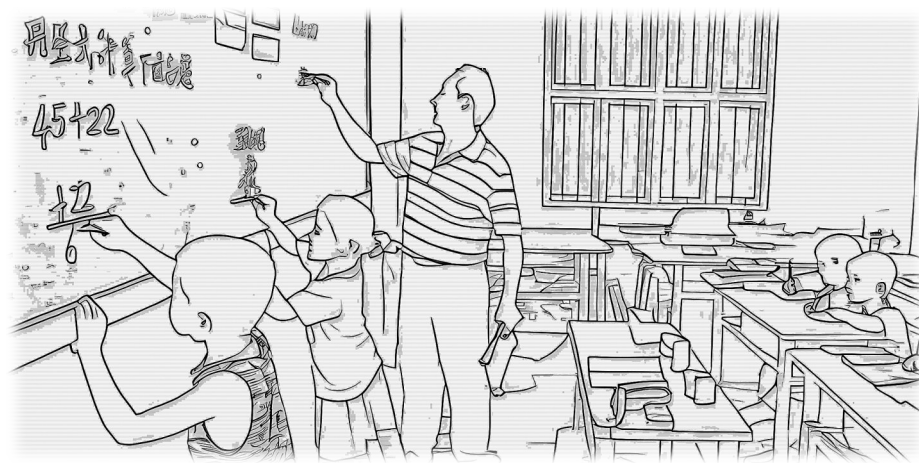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启蒙恩师“惜麻子”

□杨泽义(四川)

惜麻子，姓杨名惜春，是我读小学一至四年级的老师。但我从未叫过他一声老师，他不准，说必须按辈分叫。他与我父亲同辈，我便叫他惜春爸。他因满脸麻子，被大人们叫作“惜麻子”。

惜麻子脸上的麻子与众不同。别人的麻子大小不一，深浅各异，分布随意，但他那古铜色脸上的麻子就像刻意种上去的，状如豌豆，大小均匀，深浅一致，布局匀称，加上他身材修长，体魄健硕，声如洪钟，走起路来昂首挺胸，那些麻子反而将他衬托得更帅气、彪悍。

惜麻子教我们时，还是农民。他没有工资，上一天课由生产队对照主要劳动力给记一天工分。星期日和寒暑假不上课时，必须参加集体劳动。那时，每家每户的小孩都很多，少的四五个，多则七八个，很多家庭同时有四五个孩子读小学，大队小学实在装不下，我们生产队只有自办学校，自找教室，自寻教师。惜麻子本来只是高小文化，相当于小学五六年级，但在我们生产队当时的同龄人中，算是知识分子了，且能说会道，因此被选作老师。

学校设在生产队堆粮食的敞棚里，两间教室，两名老师，四个年级，六七十名学生。每个老师包教两个班级，在一间教室轮流上课。

开学第一天，惜麻子就给我们立下三条规矩：第一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。无论啥时，必须昂头挺胸，不准勾腰驼背；第二，字是人的脸，必须写得端端正正，清清楚楚；第三，必须按时完成作业，才对得起像牛马一样辛劳的父母。

他严格要求我们弄懂每个词语的意思，甚至达到了苛刻的程度。我们每天必须把新学的每一个字、词、成语的意思，包括课文，全部工工整整地抄在本子上，大声朗读。第二天上课时，轮流背诵。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，毛笔字写得很好，生产队的红白喜事都请他去写对联、挽联。他每天给我们上一节习字课，在我们写得

好的字上面画一个红色圆圈。下课时，他教我们用废纸折扇子、轮船、飞机。春游时，他把我们带到最高的山梁上，对着天空教我们唱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“我们是工农子弟兵，来到深山……”他教我们跳绳，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会花式跳绳的人，手臂挥得眼花缭乱，绳子舞得“呜呜”直响。他还带着我们在院坝里列队下操，随着节拍高呼“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”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”。最寒冷的季节，他叫我们去墙角“挤热火儿”。几十名学生沿着墙壁疯狂用力挤向墙角，被挤出队列的又去后面重新排队。看到被冻得直打哆嗦的我们吼声震天，一会儿就满脸通红，他手握铜烟锅，“嘿嘿”地笑得脸上的麻子乱颤。

血气方刚的惜麻子，也有疲惫不堪的时候。每年夏季，他都穿着背心给我们上课，肩膀上、颈子上、手臂上，到处卷起一层一层的皮。我们问他是不是被牛刮了，他说不是，太阳晒的。有时上课时，他坐在黑板旁的板凳上给我们读听写内容，读着读着就睡着了。有一天，一个家长路过教室门口，见他正大张着嘴打呼噜，便将一颗李子放进他嘴里，我们笑了好久，他才醒来。

读三年级那个秋季，雨水特别多，收回的稻谷必须堆进屋里，我们没了上课的地方。惜麻子手臂一挥道：“走，搬到我屋里去”，他家新修的土墙瓦房便成了我们的教室。上课时，新鲜的泥土味直入肺腑。下课后，我们在那还没来得及平整的院坝里追鸡撵狗，真正弄了个鸡飞狗跳。遇到雨天，大家就蹬泥浆、和泥人，把院坝弄得像一个烂泥坑，惜麻子看见后，总是温和地打着抿笑。半年后，生产队找到新的教室，我们才搬离他家堂屋。

看似温和可亲的惜麻子，留在我记忆最深处的，却是另一种形象。他的严厉，令所有同学谈“麻”色变。

如果有谁违犯了他立下的规矩，以及

他认为应该惩戒的行为，方法只有一个——黄荆棍炒肉丝。上课时东张西望、写字和看书时坐姿歪七扭八、作业写错了、该背的内容背不了、惹是生非欺负同学、打架斗殴、无故踩踏庄稼的，一律挨打。少则一二棍，多则五六棍，劈头盖脸，哭声震天。如果头天应背的内容第二天依然背得结结巴巴，头天打架第二天继续惹是生非，就要加倍受惩罚。

炒这道“家常菜”时，他手中那绵软而瓷实的黄荆棍挥起来“呼呼”生风，落下去棍棍见肉。由于他经常耕田耙地，手中的黄荆棍都是一棍二用，下田教牛，上课教人。

同学们都觉得他过于残暴，私下也叫他“惜麻子”，还编了有关麻子的顺口溜悄悄传唱。我是极少数几个没挨过他打的学生，这主要得益于高我一个年级的二哥，提前教我识了些字。加之我生性胆小，时时把那些规矩牢记在心，才幸运地躲过了皮肉之苦。但我一直对惜麻子敬而远之，认为他不该把人当牛来教。我离开家乡后，我们的队小并入村小，听说惜麻子转为公办教师，调到乡中心小学管理后勤去了，我也慢慢将他淡忘。四十多年后，得知他去世了，我的心里才“咯噔”一下，猛然想起，我在学校读了九年书，他就教了我四年。

细细回味这四年中的点点滴滴，才惊觉惜麻子对我的影响如此深刻。几十年来，当日事当日毕一直成为自觉行为，练毛笔字一直是缓解疲劳最有效的方法，由强制背诵词语到慢慢喜欢语文再主动学习写作，竟幸运谋得一份生活。即使背部平时有些佝偻，一旦拿起书或笔，上身立即挺得笔直，视力便一直保持在最佳状态。这些最初因害怕挨打而形成的条件反射，养成习惯后，竟使我终身受益，特别是牢记规矩、不越边界的观念根植于脑海，让我在人生中始终没有迷失方向。

漫漫回忆中，我终于理解了惜麻子的良苦用心。他的学历，限制了他不可能学到教书育人的科学方法，但穷乡僻壤，世世代代不识字的乡亲将孩子交到他手里，他就只有拼命灌输自己有限的知识，生怕有了闪失。一旦遇到懒散、逾规行为，他就只有秉承“黄荆棍下出好人”的古训，将责任和期望寄托于棍棒，希望通过皮肉之苦，换来年轻一代能识文断字、学有所成。他总是恨铁不成钢，爱之愈深，打得愈狠。他的儿子与我同班，挨的打是同学中最多、最狠、最惨的，当他讲到“皮开肉绽”这个成语时，我脑中立即蹦出他儿子挨打时的画面。

我庆幸，在那个特殊年代，有了惜麻子这位启蒙恩师，我才没有失去读书的机会。我更庆幸，这位高小文化的老师，就像一个笨拙的石匠，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，用自己的蛮力，垒起一道粗糙的堡坎，才挡住了一批批学龄儿童没有像坡地上的水土一样流失掉，才使文化的种子在那个叫作杨家湾的地方生根发芽、遍地开花。

## ◎二月的雨

仿佛包揽了整个春季的雨水  
从云端开始  
落地生根  
一群鸟在薄雾中鸣叫  
一群鸟在高压线上静立  
二月，那抹鹅黄站在枝头  
一遍又一遍地吮吸雨水  
潮湿的心似是故人归来  
黄昏晃了晃  
亮起一帘幽梦

## ◎沉默

不必说了  
当你转身的那一刻  
世界的颜色逐渐阴暗

## 一把空椅子

隔着一段黑暗的距离  
背影逐渐演变成墙  
沉默胜过欲言又止  
有些坎翻过去，也许  
春天比雪花更值得欣赏

## ◎那时

少年的欢喜  
在河滩上  
你捧着我滤过指缝的沙  
我帮你捋了捋飞扬的黑发  
叫天子划过五月的长空  
我的笛声悠扬  
后来，我涉水而去  
留下你在水一方  
流水，打湿了你余下的时光

## ◎有一种眼泪叫雨水

从前的雨水  
父辈们蓄满盼望  
用它喂饱耕牛  
打磨犁耙  
在二月的早春里等待生机

现在的雨水  
它下在久旱的荒地里  
下在水泥钢筋的屋顶上  
再也淋不湿壁上的蓑衣  
当年轻的手机代替古老的犁铧  
手指代替镰刀

当雨水仅仅成为一个词  
有一种雨水，叫乡愁  
有一种眼泪，叫雨水

二月的雨（组诗）

□陈有章（湖南）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 
尽在南门口